

简爱

简·爱

作者 夏洛蒂·勃朗特

第十六章

那个不眠之夜后的第二天，我既希望见到罗切斯特先生，而又害怕见到他。我很想再次倾听他的声音，而又害怕与他的目光相遇。上午的前半晌，我时刻盼他来。他不常进读书室，但有时却进来呆几分钟。我有这样的预感，那天他一定会来。

但是，早上像往常那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影响阿黛勒宁静学习课程的事情。只是早饭后不久，我听到罗切斯特先生卧室附近一阵喧闹，有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嗓音，还有莉娅的和厨师的——也就是约翰妻子的嗓音，甚至还有约翰本人粗哑的调门，有人大惊小怪地叫着：“真幸运呀，老爷没有给烧死在床上！”“点蜡烛过夜总归是危险的。”

“真是上帝保佑，他还能那么清醒，想起了水罐！”“真奇怪，他谁都没有吵醒！”

“但愿他睡在图书室沙发上不会着凉！”

这一番闲聊之后，响起了擦擦洗洗，收拾整理的声音。我下楼吃饭经过这间房子，从开着的门后进去，只见一切都又恢复得井井有条。只有床上的帐幔都已拆除，莉娅站在窗台上，擦着被烟薰黑的玻璃。我希望知道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正要同她讲话，但往前一看，只见房里还有第二个人——一个女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缝着新窗帘的挂环。那女人正是格雷斯·普尔。

她坐在那里，还是往常那付沉默寡言的样子，穿着褐色料子服，系着格子围裙，揣着白手帕，戴着帽子。她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活儿，似乎全身心都扑上去了。她冷漠的额头和普普通通的五官，既不显得苍白，也不见绝望的表情，那种人们期望在一个蓄谋杀人的女人脸上看到的表情特征，而且那位受害者昨晚跟踪到了她的藏身之处，并（如我所相信）指控她蓄意犯罪。我十分惊讶，甚至感到惶惑。我继续盯着她看时，她抬起了头来，没有惊慌之态，没有变脸色，而因此泄露她的情绪和负罪感，以及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心理。她以

平时那种冷淡和简慢的态度说了声：“早安，小姐，”又拿起一个挂环和一圈线带，继续缝了起来。

“我倒要试试她看，”我想，“那么丝毫不露声色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早安，格雷斯，”我说，“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想刚才我听到仆人们都议论纷纷呢。”

“不过是昨晚老爷躺在床上看书，亮着蜡烛就睡着了，床幔起了火，幸亏床单或木板还没着火他就醒了，想法用罐子里的水浇灭了火焰。”

“怪事！”我低声说，随后目光紧盯着她，“罗切斯特先生没有弄醒谁吗！你没有听到他走动？”

她再次抬眼看我，这回她的眸子里露出了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她似乎先警惕地审视我，然后才回答道：

“仆人们睡的地方离得很远，你知道的，小姐，她们不可能听到。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和你的离老爷的卧室最近，但费尔法克斯太太说她没有听到什么，人老了，总是睡得很死，”她顿了一顿，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却以清楚而意味深长的语调补充说：“不过你

很年轻，小姐，而且应当说睡得不熟，也许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我是听到了，”我压低了声音说。这样，仍在擦窗的莉娅就不会听到我了。“起初，我以为是派洛特，可是派洛特不会笑，而我敢肯定，我听到了笑声，古怪的笑声”。

她又拿了一根线，仔细地上了蜡，她的手沉稳地把线穿进针眼，随后非常镇静地说：

“我想老爷处在危险之中是不大可能笑的，小姐，你一定是在做梦了。”

“我没有做梦，”我带着几分恼火说，因为她那种厚颜无耻的镇定把我激怒了。她又带着同样探究和警惕的目光看着我。

“你告诉老爷了没有，你听到笑声了？”她问道。

“早上我还没有机会同他说呢。”

“你没有想到开门往走廊里一瞧？”她往下问她似乎在盘问我，想在不知不觉中把我的话掏出来。我忽然想到，她要是发觉我知道或是怀疑她的罪行，就会

恶意作弄我，我想还是警惕为妙。

“恰恰相反，”我说，“我把门拴上了。”

“那你每天睡觉之前没有拴门的习惯吗？”

“这恶魔！她想知道我的习惯，好以此来算计我：”愤怒再次压倒谨慎，我尖刻地回答：“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常常忽略了拴门，我认为没有这必要，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在桑菲尔德还要担心什么危险或者烦恼，不过将来（我特别强调了这几个字），我要小心谨慎，弄得一切都安安全全了才敢躺下睡觉。”

“这样做才聪明呢，”她回答，“这一带跟我知道的任何地方都一样安静，打从府宅建成以来、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强盗上门呢。尽管谁都知道，盘子柜里有价值几百英镑的盘子，而且你知道，老爷不在这里长住，就是来住，因为是单身汉也不大要人服侍，所以这么大的房子，只有很少几个仆人。不过我总认为过份注意安全总比不注意安全好，门一下子就能拴上，还是拴上门，把自己和可能发生的祸害隔开为好。小姐，很多人都把一切托付给上帝，但要我说呀，上帝不会排斥

采取措施，尽管他只常常祝福那些谨慎采取的措施，”说到这里她结束了长篇演说。这番话对地来说是够长的了，而且口气里带着贵格会女教徒的假正经。

我依旧站在那里，正被她出奇的镇定和难以理解的虚伪弄得目瞪口呆时，厨师进门来了。

“普尔太太，”她对格雷说，“佣人的午饭马上就好了，你下楼去吗？”

“不啦，你就把我那一品特葡萄酒和一小块布丁放在托盘里吧，我会端到楼上去。”

“你还要些肉吗？”

“就来一小份吧，再来一点奶酪，就这些。”

“还有西米呢？”

“现在就不用啦，用茶点之前我会下来的，我自己来做。”

这时厨师转向我，说费尔法克斯太太在等看我，于是我就离开了。

吃午饭时候，费尔法克斯太太谈起帐幔失火的事。我几乎没有听见，因为我绞尽脑汁，思索着格雷·普

尔这个神秘人物，尤其是考虑她在桑菲尔德的地位问题；对为什么那天早晨她没有被拘留，或者至少被老爷解雇，而感到纳闷。昨天晚上，他几乎等于宣布确信她犯了罪。是什么神秘的原因却使他不肯去指控她呢，为什么他也嘱咐我严守秘密呢，真也奇怪，一位大胆自负、复仇心切的绅士，不知怎地似乎受制于一个最卑微的下属、而且被她控制得如此之紧，甚至当她动手要谋害他时，竟不敢公开指控她的图谋，更不必说惩罚她了。

要是格雷斯年轻漂亮，我会不由得认为，那种比谨慎或忧虑更为温存的情感左右了罗切斯特先生，使他偏袒于她。可是她面貌丑陋，又是一付管家婆样子，这种想法也就站不住脚了。“不过，”我思忖道，“她曾有过青春年华，那时主人也跟她一样年轻。

费尔法克斯太太曾告诉我，她在这里已住了很多年。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姿色，但是也许她性格的力量和独特之处弥补了外貌上的不足。罗切斯特先生喜欢果断和古怪的人，格雷斯至少很古怪。要是从前一时的荒唐

（像他那种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个性，完全有可能干出轻率的事来）使他落入了她的掌中，行为上的不检点酿成了恶果，使他如今对格雷斯所施加给自己的秘密影响，既无法摆脱，又不能漠视，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但是，一想到这里，普尔太太宽阔、结实、扁平的身材和丑陋干瘪甚至粗糙的面容，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想：“不，不可能！我的猜想不可能是对的。不过，”一个在我心里悄悄说话的声音建议道：“你自己也并不漂亮，而罗切斯特先生却赞赏你，至少你总是觉得好像他是这样，而且昨天晚上——别忘了他的话，别忘了他的神态，别忘了他的嗓音！”

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语言，那眼神，那声调此刻似乎活生生地再现了。这时我呆在读书室里，阿黛勒在画画，我弯着身子指导她使用画笔，她抬起头，颇有些吃惊。

“Q'avez vous, Mademoiselle” 她说 “ Vos doigts tremblent comme la
feuille, et vos joues sont rouges: mais, rouges comme

des cerises!”

“我很热，阿黛勒，这么躬着身！”她继续画她的速写，我继续我的思考。

我急于要把对格雷丝·普尔的讨厌想法，从脑海中驱走，因为它使我感到厌恶，我把她与自己作了比较，发现彼此并不相同。贝茜·利文曾说我很有小姐派头。她说的是事实，我是一位小姐。而如今，我看上去已比当初贝茜见我时好多了。我脸色已更加红润，人已更加丰满，更富有生命力，更加朝气蓬勃，因为有了更光明的前景和更大的欢乐。

“黄昏快到了，”我朝窗子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还没有在房间里听到过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和脚步声呢。不过天黑之前我肯定会见到他。早上我害怕见面，而现在却渴望见面了。我的期望久久落空，真有点让人不耐烦了。”

当真的暮色四合，阿黛勒离开我到保育室同索菲娅一起去玩时，我急盼着同他见面。

我等待着听到楼下响起铃声，等待着听到莉娅带着

口讯上楼的声音。有时还在恍惚中听到罗切斯特先生自己的脚步声，便赶紧把脸转向门口，期待着门一开，他走了进来。但门依然紧闭着，唯有夜色透进了窗户。不过现在还不算太晚，他常常到七、八点钟才派人来叫我，而此刻才六点。当然今晚我不应该完全失望，因为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同他说，我要再次提起格雷·普尔这个话题，听听他会怎么回答，我要爽爽气气地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是她昨夜动了恶念，要是相信，那他为什么要替她的恶行保守秘密。我的好奇心会不会激怒他关系不大，反正我知道一会儿惹他生气，一会儿抚慰他的乐趣，这是一件我很乐意干的事，一种很有把握的直觉常常使我不至于做过头，我从来没有冒险越出使他动怒的界线，但在正边缘上我很喜欢一试身手。我可以既保持细微的自尊，保持我的身份所需的一应礼节，而又可以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同他争论，这样对我们两人都合适。

楼梯上终于响起了吱格的声音，莉娅来了，但她不过是来通知茶点已在费尔法克斯太太房间里摆好，

我朝那走去，心里很是高兴，至少可以到楼下去了。我想这么一来离罗切斯特先生更近了。

“你一定想用茶点了，”到了她那里后，这位善良的太太说，“午饭你吃得那么少，”她往下说，“我担心你今天不大舒服。你看上去脸色绯红，像是发了烧。”

“啊！很好呀，我觉得再好没有了。”

“那你得用好胃口来证实一下，你把茶壶灌满让我织完这一针好吗，”这活儿一了结，她便站起来把一直开着的百叶窗放下。我猜想没有关窗是为了充分利用日光，尽管这时已经暮霭沉沉，天色一片朦胧了。

“今晚天气晴朗，”她透过窗玻璃往外看时说，“虽然没有星光，罗切斯特先生出门总算遇上了好天气。”

“出门？——罗切斯特先生到哪里去了吗，我不知道他出去了。”

“噢，他吃好早饭就出去了！他去了里斯。埃希顿先生那儿，在米尔科特的另一边，离这儿十英里，我想那儿聚集了一大批人，英格拉姆勋爵、乔治·林恩爵

士、登特上校等都在。”

“你盼他今晚回来么？”

“不，——明天也不会回来。我想他很可能呆上一个礼拜，或者更长一点。这些杰出的上流社会的人物相聚，气氛欢快，格调高雅，娱乐款待，应有尽有，所以他们不急于散伙。而在这样的场合，尤其需要有教养有身份的人。罗切斯特先生既有才能，在社交场中又很活跃，我想他一定受到大家的欢迎。女士们都很喜欢他，尽管你会认为，在她们眼里他的外貌并没有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不过我猜想，他的学识、能力，也许还有他的财富和血统，弥补了他外貌上的小小缺陷。”

“里斯地方有贵妇、小姐吗？”

“有伊希顿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真还都是举止文雅的年轻小姐。还有可尊敬的布兰奇和玛丽·英格拉姆，我想都是非常漂亮的女人。说实在我是六七年前见到布兰奇的，当时她才十八岁。她来这里参加罗切斯特先生举办的圣诞舞会和聚会。你真该看一看那一天的

餐室——布置得那么豪华，点得又那么灯火辉煌！我想有五十位女士和先生在场——都是出身于郡里的上等人家。英格拉姆小姐是那天晚上公认的美女。”

“你说你见到了她，费尔法克斯太太。她长得怎么个模样？”

“是呀、我看到她了，餐室的门敞开着，而且因为圣诞期间，允许佣人们聚在大厅里，听一些女士们演唱和弹奏。罗切斯特先生要我进去，我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来看她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光彩夺目的景象。女士们穿戴得富丽堂皇，大多数——至少是大多数年轻女子，长得很标致，而英格拉姆小姐当然是女皇了。”

“她什么模样？”

“高高的个子，漂亮的胸部，斜肩膀，典雅硕长的脖子，黝黑而洁净的橄榄色皮肤，高贵的五官，有些像罗切斯特先生那样的眼睛，又大又黑，像她的珠宝那样大放光彩，同时她还有一头很好的头发，乌黑乌黑，而又梳理得非常妥贴，脑后盘着粗粗的发辫，额前是我

所看到过的最长最富有光泽的卷发，她一身素白，一块琥珀色的围巾绕过肩膀，越过胸前，在腰上扎一下，一直垂到膝盖之下，下端悬着长长的流苏。头发上还戴着一朵琥珀色的花，与她一团乌黑的卷发形成了对比。

“当然她很受别人倾慕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不仅是因为她的漂亮，而且还因为她的才艺，她是那天演唱的女士之一，一位先生用钢琴替她伴奏，她和罗切斯特先生还表演了二重唱。”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知道他还能唱歌。”

“呵！他有一个漂亮的男低音，对音乐有很强的鉴赏力。”

“那么英格拉姆小姐呢，她属于哪类嗓子？”

“非常圆润而有力，她唱得很动听。听她唱歌是一种享受——随后她又演奏。我不会欣赏音乐，但罗切斯特先生行。我听他说她的演技很出色。”

“这位才貌双全的小姐还没有结婚吗？”

“好像还没有，我想她与她妹妹的财产都不多。老英格拉姆勋爵的产业大体上限定了继承人，而他的大儿子几乎继承了一切。”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富裕的贵族或绅士看中她，譬如罗切斯特先生，他很有钱，不是吗，”

“唉！是呀，不过你瞧，年龄差别很大。罗切斯特先生已快四十，而她只有二十五岁。”

“那有什么关系？比这更不般配的婚姻每天都有呢。”

“那是事实，但我不会认为罗切斯特先生会抱有那种想法。——可是你什么也没吃，从开始吃茶点到现在，你几乎没有尝过一口。”

“不，我太渴了，吃不下去。让我再喝一杯行吗？”

我正要重新将话题扯到罗切斯特先生和漂亮的布兰奇小姐有没有结合的可能性上，阿黛勒进来了，谈话也就转到了别的方面。

当我复又独处时，我细想了听到的情况，窥视了我

的心灵，审察了我的思想和情感，努力用一双严厉的手，把那些在无边无际、无路可循的想象荒野上徘徊的一切，纳入常识的可靠规范之中。

我在自己的法庭上受到了传讯。记忆出来作证，陈述了从昨夜以来我所怀的希望、意愿和情感，陈述了过去近两周我所沉溺的一般思想状态。理智走到前面，不慌不忙地讲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揭示了我如何拒绝了现实，狂热地吞下了理想。我宣布了大致这样的判决：

世上还不曾有过比简·爱更大的傻瓜，还没有一个更异想天开的白痴，那么轻信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作美酒吞下。

“你，”我说，“得宠于罗切斯特先生吗？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吗？你有哪一点对他来说举足轻重吗？滚开！你的愚蠢让我厌烦。而你却因为人家偶尔表示了喜欢便乐滋滋的，殊不知这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绅士，一个精于世故的人对一个下属、一个初出毛庐的人所作的暧昧表示。你好大的胆子，愚蠢得可怜的受骗者。——”
